

李生露

主编

沙汀年谱

李生露
题

四川人民出版社



《沙汀年谱》题句

萧崇素

笔写农村相，神传鲁迅翁；
鞭撻旧世界，呼喊新英雄。
流云写《三记》，爱憎满文中；
人鬼分界限，《其香》、《丁跛公》。
铸人永不老，后继有遗风。

六十年的文学道路是崎岖坎坷的，我经历了许多挫折磨难。但无论四十年代在特务追捕下东躲西藏、到处钻山沟，还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批斗、坐“牛棚”，我从未放弃过自己选择的文学创作的道路；也从未动摇过，从未想过要另外再搞什么。我热爱创作，这是我的第二生命，任何艰难困苦都无法使我改变。

——沙汀《一生不悔》

每一个有成就的作家都是一本丰富多采的书。沙汀是一本博大精深的长篇巨制。

——邓仪中《沙汀评传》

《沙汀年谱》序

马识途

收到安县县委宣传部发来的要我为《沙汀年谱》写序的特快邮件时，我正整装要到广州去开会，但是我还是在临行前挤出晚上一点时间来，为《沙汀年谱》赶写几句话。

沙汀和艾芜两位老作家离开我们已经4年多了，可是我对他们的缅怀之情，没有与时俱减。他们两人的道德文章，是四川文学界内界外的朋友们一直钦敬的。沙汀老和我还有一层特殊关系。我是被他引入、或者说强拉进文学圈里来的。他对我文学创作，一直鼓励、劝勉和督促，使我终于成为一个可以说是够格的作家。我说的不仅是艺术表现能力上够格，更其是在一个灵魂工程师的品格上够格。

我对他们是永远难以忘怀的。

我曾经不只一次地提出过“学习沙汀，研究沙汀”的问题。沙汀不仅作为一个在中国文学创作中作出过非凡贡献、且有特别风格的作家，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而且沙汀作为一

个革命作家，他的思想、品德和情操，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的。我很高兴地知道绵阳师专建立了沙汀研究的专门机构。祝愿他们甘于寂寞，认真作出研究成果来。这是对四川文学界功德无量的事。

要研究沙汀，就要积累大量的资料。《沙汀年谱》便是研究沙汀最基本的资料之一。而这本《年谱》本身也是一个研究成果。《沙汀年谱》出版，要我写几句话，我义不容辞。

沙汀老人已经走了4年多了，我不能用更多的话来缅怀他，我又想起我在他辞世后的深沉悲痛中写的一首《念奴娇》词：

看君嶙骨，似铁梅，磊落一生奇节。冷眼看穿旧世界，巨椽肃清妖孽。沪海亭间，睢水关头，多少风和雪。奇香居里，妙手文章新页。曾记昭觉同监，面壁无言，好友成路陌。“赤匪”翻然成“黑帮”，“报告”声里年月。努力加餐，无过可省，壮志还如铁。惜君先去，为歌悲曲声咽。

1997年3月18日

目 录

第一编 (1904 年—1928 年)	(1)
第二编 (1929 年—1937 年)	(59)
第三编 (1938 年—1949 年)	(117)
第四编 (1950 年—1965 年)	(191)
第五编 (1966 年—1976 年)	(257)
第六编 (1977 年—1992 年)	(279)
附录一:《沙汀同志生平》	(435)
附录二:悼念沙汀同志的文章、诗词、题词、报道目 录索引	(439)
后记	(444)

第一编

(1904年—1928年)

时代的、个人的因素都在起作用。我的自在的人生阶段戛然而止，自为的阶段便开始，我受到了“五四”的恩惠。

——沙汀《与〈沙汀传〉作者的谈话》

这是一个来自四川西北山区小县的“苕哥儿”。他在闭塞的、有着浓郁地域文化特色的环境中长大。到成都上学期间补上了新文化思潮重要的一课，接着于学业结束后投身四川党组织领导的革命活动，受到初步的锻炼。

——邓仪中《沙汀评传》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

12月19日(农历冬月十三日)凌晨,沙汀诞生于四川省安县城厢(今安昌镇)西街一个地主家庭,取名杨朝熙。祖籍湖北黄州,世代务农。清乾隆继续推行康熙制定的移民垦荒政策,高祖杨启梁率领家小,随“湖广填四川”的人流入川,在安县南乡今河清镇龙湾子落户,置田建房,以旧业农耕维持生计。传至祖父一代,家境逐渐宽裕,祖父通过读书致仕,当了清朝府县衙门的属吏。“祖父一生着意的是继续成为旧社会的知识阶层。”(《故乡往事》)咸丰年间举家迁居安县城厢,在大西街建置五开间、三进的宅院一座,朝熙即诞生在有腊梅、石榴树掩映的右上房内。

祖父杨仁和,清典史。工书法,曾经作过书法家李森林的代笔。养了5个儿子。病逝于重庆府户房、粮房任内,遗体归葬安县龙湾子杨家老坟园。朝熙出生时,祖父早已去世。他只从神龛上看过祖父的画像,“身着清朝制服,神色威严,令人相当敬畏”。^①

^① 本编引文除已注明出处外,均引自沙汀《故乡往事》。

父亲杨义质，清末廪生，祖父的长子。由祖父一手培养成才，考上秀才后，补了“廪”，但他并不热衷于功名禄利。朝熙回忆：“青年时期，我从两三位长辈口中听到他一些逸闻旧事，才知道他性情豁达，有一点一尘不染的味道。而且从小就有点书呆子气。当地的风俗，大庙会野台班唱戏，开始的那天要接灵官镇台，撒红钱，青少年和儿童都争先恐后地去抢。可是，碰到这种场合，即使钱落到父亲脚下，他也不弯下腰身去捡。”父亲养了两个儿子，长子朝绶，次子即朝熙。

母亲郑妙贞，父亲的继配，安县城厢人，出生书香门第。母亲的叔祖郑春林（杏元）是清代举人，曾任甘肃花马池同知。到朝熙外祖父时，家道衰落。母亲12岁时外祖母去世，外祖父继娶萧氏后，不久也去世了。萧氏外祖母无生育，对待前房子女非常刻薄。由于家境不好，在后母挟磨下长大，受到了锻炼，母亲相当能干，善于料理家务。朝熙回忆：母亲“在娘家尝到过的艰难困苦，也使得她个性中增加了几分慷慨好义的色彩，有一股男子汉的气概。她在县城里相当受人尊敬，一般人都称她为‘杨大老爷娘子’——当时我们家庭还是个地主家庭，又是所谓书香门户。”“我母亲的观点，认为我们是书香人家，只有读书最有出路。”

二叔为人忠厚，善于筹划算计，受朝熙父亲委托管理家务，是杨氏门中的重要台柱。其他几个叔父是公子哥儿：三叔闲懒，只顾吃喝；四叔养鸟成癖，笼养的百灵死了；就伤心地痛哭一场；幺叔会看风水，擅长捉蛇。四叔、幺叔成天游荡、酗酒、赌钱、嫖妓。幺叔特为阴险狡诈，人称“杨五

毒”。

兄长杨朝绶（荫如），比朝熙大三岁多，受私塾教育十多年，到舅父郑世斌（慕周）部队作过副官。后回县作小学庶务，开酱园铺营生。吸食鸦片，把房屋、田地全卖了，晚年双目失明，靠朝熙接济过日。

朝熙出生后，白天闭着眼睛睡觉，晚上吵夜，母亲一次又一次地跪在床上抱他，哄他，跪烂了几条棉裤。家中从永安场（今永安镇）请了一个姓朱的奶母带他，帮助母亲料理家务，直到朝熙长大。

1907 年（清光绪三十三年）3 岁

冬 父亲长期患病，卧床不起，在一个刮着大风的晚上逝世。朝熙回忆童年，十分遗憾：“我不止没有见过祖父，就连我父亲我也没有什么印象，因为我才两岁时，他老人家就去世了。”父亲死后，母亲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家庭顿然失去了往日的欢乐。

1908 年（清光绪三十四年）4 岁

春节后，母亲请一位姓王的老师给哥哥朝绶发蒙，负担聘金供给膳、宿。有几家亲友的子弟来馆附读。王老师是县

属乐兴场（今乐兴乡）人，年近花甲，人很老成，读书不多，没有功名，懂得外科医术，教书的余暇，常为人义务治伤看病。

上年 朝熙年小，没有上学。常在塾房外观望孩子们读书，瞅一个空子，就把大孩子引出来玩耍，或者扔一个石子进书房，然后跑掉，常同王老师捣乱。

本年 安县北乡永安场红灯教举事，加入红灯教的农民开进县城，捣毁教堂，同清军团练展开激战。农民伤亡惨重，举事失败。

1909 年（清宣统元年）5 岁

3 月，石泉县（今北川县）和安县西乡秀水场（今秀水镇）红灯教徒相约起义，官府残酷镇压，秀水一地被杀教徒 80 余人。社会动荡，人心不安。朝熙从大人口中听到红灯教造反的事。

本年 二叔、二叔母相继去世。由亲朋作主，按照惯例把朝熙过继给二叔，顶一房人。理家的担子，落到母亲身上。母亲抖起精神，想重振杨氏家业。三个叔父过惯吃喝享乐的日子，提出分家，纠缠着朝熙的母亲吵闹。母亲请詹夔（举人）、谢健卿（附生，二叔母堂弟）等亲友来家，向其申诉，请他们评理、调解，分家纷争暂时得到平息。性格开朗，为人豪爽的母亲，常为叔父们吵闹分家的事，暗地里哭泣。

1910 年（清宣统二年）6 岁

春 母亲信佛吃斋，十分虔诚。她笃信作好人、做好事，会得到好报。她要朝熙跟着她吃斋，每月逢三、六、九的日子素食，平日不准朝熙吃牛肉。这个规矩，直到朝熙跟着舅父郑慕周“跑滩”的时候才被打破。

同季 农历正月初九“上九会”，县城东山灵官楼唱“木脑壳戏”，东门外场地搭起台子唱川剧，祈求神灵保佑地方平安。母亲叫奶母朱大娘带着朝熙去看戏。朝熙最喜欢看“木脑壳戏”。木偶戏的班主，大家叫他“蒋木脑壳”，唱得好，操演的木偶，动作、舞姿十分优美。

夏 五月初十城隍生日，城隍庙演大戏，母亲带着朝熙去看戏，演的是整本《目莲救母》。戏到高潮时，演钉飞叉，在一个人的身后竖一块木板，掷叉人立于数米之外，一叉接一叉向站于木板前的人飞掷而去，叉叉钉在木板上，站在板前的人未伤肤发。这是朝熙最喜欢看、也最怕看的一幕。看到银光闪亮的钢叉飞向木板时，他总是屏住呼吸，心砰砰地跳动，生怕伤着站在木板前的人，等到钢叉飞掷完了，才敢出一口气。

同季 六月十九“观音会”，母亲带着朝熙到北门外五里地的“金霞仙院”去拜观音菩萨。这是一尊千手观音，金身千手，仪态端庄慈祥。寺院后山腰有一个大山洞，叫“金霞

洞”，洞内有钟乳石，洞深不可测。朝熙打着火把在洞内观看，好像到了一个神话世界，久久在洞内逗留。大人怕孩子出问题，吼了起来，朝熙才走出洞外。

秋 三个叔父不断在家中滋生事端，吵闹分家，目的是逼朝熙的母亲改嫁，好侵吞家产。母亲寸步不让，但已无法维持家庭的和睦与安定，请亲友詹楚、谢健卿、吴雨人等到场，主持分家。祖父留下遗产田地 200 余亩，街房一院。母亲领着朝绥、朝熙兄弟两人，按两房计算，分得田地 80 余亩，住宅两进和后院空地一块。表面看来，分家占了优势，但家庭债务，也分担了两房人的数额。这些欠债是修建房舍、办理父亲、二叔丧事等借贷的，数目不小，仅焦家字号一处就欠了 300 两银子。家中原无多少积蓄，分家后承担偿付欠债，经济更为拮据。

冬 冬至后，讨债的人背着褡裢接踵来家，母亲应付艰难。朝熙既心烦，又畏怯，一个人躲到后院去。讨债人凶神恶煞般的脸，还有那皂角树上乌鸦的聚散和聒噪都给朝熙的童心蒙上了一层阴影。

1911 年（清宣统三年）7 岁

春 母亲请孙永宜老师来家中执教，为朝熙发蒙。哥哥朝绥同朝熙一道学习。老师为朝熙发蒙的书是《三字经》，先教读后页八句：“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

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把着手教朝熙填写“幼学壮行”四个红模大字，读书生活自此开始。他回忆：“我上学时期，教过我的老师有好几位。一个老师叫孙永宜，给我的印象较深。当时他正在一个初级小学教书，带便教我哥哥，就是他给我发的蒙。桑枣场人，距城二十华里，不久，因家里人手缺，就辞职回家了。他在家乡仍然是教小学，后来因为遭受学历高于他、社会关系又多的教师排挤，一气之下，不教书了。改行种庄稼、卖小菜。而正是这一点他给我印象最深，觉得这个人很有志气。同时也很出意外，所作所为不像一般的所谓读书人。”

夏初 四川掀起保路风潮。桑枣场（今桑枣镇）袍哥首领何鼎臣率领袍哥弟兄和乡下农民一千多人，开进县城游行示威，高呼：“保卫路权，反对国货！”朝熙看到这些身着“勇”字号褂，打起“靠腿”，手执戈矛、大刀、明火枪的“同志会”队伍，一个个精神昂扬，威风凛凛，感到很新奇，也跟着大人们一起欢笑起来。

同季 孙老师离馆的一段时间，奶母朱大娘带朝熙到永安场她的家中去玩。出县城北门，走到白马堰，朝熙要过凌空架设、连接两岸的铁索桥，不愿过河面上搭的木板桥。朝熙踏上铁索桥，在桥上奔跑，桥身向左右晃动，他感到像在乘风驾雾一样，这是平日没有游戏活动的他得到的一次最快乐的享受。沿途看到挑酒笼、油篓的、赶骡子的，骡子驮着装着粮食、盐巴的麻袋。奶母告诉朝熙这些商贩是把货物运到石泉、松茂（松潘、茂县）去做生意的。奶母的家就在场

口，几间破烂的草房，房檐下挂着成串的草鞋，邻居也是茅草房，房前同样挂着出售的草鞋。朝熙回忆：“她带我到她家去过几次，是永安乡场口上的一家烂草房，但我觉得在她那里玩很有趣。她两个女儿都会打草鞋，一串串草鞋就挂在屋檐口招揽过往客商。”

秋 晚饭后，朝熙常央求奶母带他到街上去看热闹，走出西街老屋，向右拐走不多远，就是县城十字街口。一到晚上就热闹起来了，什么小吃都有，有汤圆、担担面、酱牛肉、各种卤菜。酒铺里有卖“碗碗酒”的。那些站在柜台边吃酒的，从附近的小贩手里买点花生下酒，安县人名之为“吃木脑壳酒”。南街一处街沿上，用条桌搭成的台子，上面的香炉燃着香柱，冒着缕缕青烟，带着用黑线做耳绊的老花眼镜的李裁缝站在台边讲“圣谕”。朝熙最喜欢听讲“圣谕”。李裁缝讲的“圣谕”，每本都是曲折起伏、有头有尾的故事，人物只有对话和动作，没有多余的描述。李裁缝时讲时唱，声调圆润优美，表情丰富，讲到伤心处，朝熙也不免同大人一起落起泪来。

10月10日 “武昌起义”成功，各省相继宣布独立，终于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

冬 母亲喜欢喝甜酒，平日对朝熙娇惯，饭前喝酒也教朝熙学着喝点。朝熙喜爱饮酒，从幼年时期就开始了。

1912 年 (民国元年) 8 岁

1 月 1 日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

2 月 朝熙见识了袍哥“开山”、男人“剪辫子”等新鲜事。朝熙回忆：“保路同志会起义后，何鼎臣曾进城举行‘开山’典礼，成立‘公口’，袍哥大为发展，许多知识分子和粮户都纷纷参加。”“那时，城里面有种说法，把参加了袍哥，叫做‘掐了眼睛’，变了人了。似乎没有当袍哥以前没眉没眼，人都没有复全。”“有些赞成革命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虽然没有哥老那样引起普遍重视，而对我来说，印象却比较深。其中有李复之、文国成、杨铸成、文练三，等等。这些人有的毕业于官办法政学校，还有的到日本留过学”。“这些知识分子的进步，常常表现在男子剪发，女子放脚上面。辛亥年李复之从成都剪辫子回来，在安县城里最热闹的地方十字口喝茶，围起很多人看。他的头发样式当时称为‘拿破仑头’。这使他显得与众不同，比城里一般知识分子剪掉辫子后的发式漂亮。一般市民，有的赶时髦，把头发剪了。”“有些乡下人也自己剪，因为农村里自发成立的‘公口’不少，强悍一点的农民，或是乡下的土老财就当大爷。但一般农民都不愿剪发。”“每逢赶场，来往行人最多的南门城口，就站起许多团丁、警察把守，拿把成衣匠的大剪刀，看见有赶场的农民拖起辫子，抓住就几剪刀剪掉。随剪随把这些剪掉的辫子放在